

那个照亮我们的夜晚

■路俊

迷彩青春

晚饭后，偶然又看到那幅战友送我的书法作品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往事历历在目，不由有了“荡胸生曾云”的豪迈与激荡。

那年晋西北的冬天，不仅来得格外早，气温也创了新低，零下30摄氏度的低温，似乎冰封了一切。树上晶莹的冰枝，山上白茫茫的雪霜，装扮着苍茫茫的黄土高原。

与大自然的寒冷与冰封相对的是阵地上的一派火热。夕阳下，已经在严寒中连续奋战了几个小时的官兵没有半点倦意，还是那样忙碌和麻利。从每个人口中呼出的白色气雾，让人不由联想到蒸汽机时代那象征着力量的火车头，以巨大的热情牵引承载着使命，达到胜利的彼岸。

一个月来，大家沉浸在首个智能化工位使用、“新型号”首飞的巨大兴奋中。在大家眼里，在军旅生涯中能赶上这样重大的任务，是无比的幸福和荣耀。我们不知疲倦地奔波在阵地上，在激情与自豪面前，晋西北那令人战栗的寒冷显得微不足道。

老班长吉坤在退伍部署会上说：“我快要退休了，在退休之前能赶上这样的任务，我这近30年没有白干。我决心不留遗憾，不惜代价，誓夺成功……”

晚饭时间，摘下厚厚的面罩，一层层薄冰在不经意地抖动中落下。每个人眉毛上那晶莹的冰霜逐渐化成了水，此时的一碗姜汤，甚至能喝出“翡翠白玉汤”的感觉，难得的小憩让幸福感充满了整个阵地。

“叮铃铃……”一阵急促的电话声响起：“司令员马上就阵地，要看看任务准备情况。”

司令员是发射战线上的老兵，对任务极为熟悉，每次来阵地，我们都如临大考。他看得细，问得准，常让我们意识到自己还差得远。

从塔上到地下，从库房到控制间，零下30多摄氏度的严寒和令人窒息的寒风，一点没有影响司令员的认真和细致。最后在导流槽前，司令员停住了脚步。我当时一下子就蒙了，厚厚的冰层已经顺着导流槽溢出，这说明沿着导流槽向塔架方向的通廊一定已经被冰封住，这样的阵地状况势必会影响后续的任务准备。

没有预料中的严厉批评。“我知道大家这一段时间很辛苦，但辛苦的意义在于任务的圆满完成。这样的阵地状态不行，给你们3天整改时间，我会再来看。大家辛苦了。”司令员的话语很平静，可我的心里却翻江倒海。

“首长可以宽容我们的过失，我们不能纵容自己的失误，48小时内必须除去阵地通廊所有的冰……”司令员走后，站长的指示振聋发聩。

冰封的通廊大概有20米，冰层的厚度从20到50厘米不一，主要困难是作业面十分狭小，一次最多只能进去两个人，而且根本没有办法直立作业，只能半蹲着进行除冰……经党委研究，组建党员突击队，每两人一组，每组1小时，24小时不间断开展工作。

晚上8点，鲜红的党旗已经悬挂在通廊口，36名党员整装待发。在简单的动员后，我和一名老班长作为第一组进入作业面。

刚刚爬入作业面，一股凛冽的寒风

就毫不客气地向我们袭来，吹得人几乎无法呼吸。我突然意识到，在预想困难的时候，我们忽略了通廊中这可怕的穿堂风。晋西北严寒中锻造的冰层格外坚硬，加上空间有限，且冰层十分光滑，铁镐无法施展开，破冰速度缓慢。不到10分钟，我们就已经有些腰酸，速度也急剧下降。

“这样不行，必须上油锯，否则任务完成不了。”

“可这样狭小的空间，使用油锯有风险。”

“每次上一台油锯，应该没问题，别再犹豫了，否则任务无法完成。让我先试试。”

老班长急切的眼神和不容置疑的语气让我感动。我知道，老班长经验丰富，他说能行，一般不会出问题。任务紧急也让我不得不决心。20分钟后，油锯开始破冰。坚硬的冰层在它猛烈的攻击下，泛起无数冰花。

通廊内作业面干得火热，通廊外也是热火朝天。大家自发组织起来将通廊内清出的冰拉出去，并与雪混在一起拍得整整齐齐。本来大家可以回去先休息一下再来，可没有一个人回去。大家说：“回去了心里也不踏实。不如在作业面旁边守着，有什么事情还可以帮个忙，心里踏实。”

时间过得飞快，不知不觉中已是凌晨两点，由于除冰的速度远赶不上运冰的速度，不少人大部分时间是在通廊口等待。纯净的天空，皑皑的白雪，呼啸的寒风，组成了一幅独属于那个冬天最美的画卷。

困意袭来，许多人打起哈欠。“来个节目活跃活跃气氛，清醒清醒脑子吧，我看大家有点困。”老班长的提议立刻

得到了大家的响应。

搞个什么节目呢？我脑子飞转着。前一阵，单位一直在开展“理论王者挑战赛——毛泽东诗词专场”，不少战友都能背诵毛泽东诗词。我突然想到了《沁园春·长沙》，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。指点江山，激扬文字，粪土当年万户侯……”那激昂的文字、奋斗的姿态和现在是多么契合。于是，在我的建议下，大家一起开始背诵，不应该是演绎或者说体悟《沁园春·长沙》。

“鹰击长空，鱼翔浅底，万类霜天竞自由。怅寥廓，问苍茫大地，谁主沉浮……”反复吟诵中，朦胧的睡意烟消云散，胸中的豪情不断涌出。

不远处，点点灯光突然闪现，几十个战友冒着严寒，步履铿锵地走上了阵地。原来，是各个团支部组织的团员突击队也上来了。

团支部书记自豪地对我说：“我们团员也不能落后，不是我让大家来的，都是自发的，‘拦不住。’我心底溢满自豪和喜悦，在这样的团队中工作不是一种莫大的幸福吗？”

那天晚上由于去的人多，很多人没有工作可干，又没有人愿意回去，大家就组织起来，打扫卫生、清理积雪。最终，在大家的共同努力下，仅用不到20个小时，就完成了除冰任务，受到上级表扬。

多年过去，每每谈论到那次除冰，大家最难忘的就是一同吟诵《沁园春·长沙》的场景。“恰同学少年，风华正茂；书生意气，挥斥方遒……”只要有这种精神在，还有什么困难我们不能战胜？那个夜晚，照亮了很多人，也为我保留着书生意气。

回望遂川

■杨海蒂

第一次上吉安，直奔遂川而去。我是晚上抵达县城的，在璀璨的灯光映照下，满城迎风飘扬的红旗，满城鲜艳的红灯笼，给我以强烈的视觉和心灵震撼。

遂川古称龙泉，为“文献名邦”，自古人文荟萃。据不完全统计，自宋至清，遂川先后建有各类书院40余所，其中以始建于清乾隆年间的燕山书院最具代表性，经考证其为较早实行分班制教育的家族私塾。如此深厚的文化底蕴，曾使遂川成为抗战时期的江西省文化中心。

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，给我们送来了马列主义”，接踵而至的“五四运动”，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在中国的传播。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登上政治舞台。

历史选择了遂川。20世纪20年代，毛泽东同志五进遂川。中国共产党在龙泉大地建立地方武装，开展土地革命，让遂川这个文风鼎盛、文明古县，成为红色革命摇篮。

富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遂川，因众多红色印记名闻天下：在这里，毛泽东亲手创建了第一个县级红色政权；这里是第一个红色圩场的诞生地，是军队建设“三大纪律、六项注意”的原产地，首次提出游击战术“敌来我走，敌驻我扰，敌退我追”十二字诀……

朱毛会师成立红四军后取得的首次大捷——五斗江战斗，也是在遂川。五斗江战斗打出了红军军威，在政治上、军事上都具有重大意义，为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创建、巩固、发展以及井冈山道路的开辟作出了重要贡献。

五斗江乡位于遂川县城西北，是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。遂川群众对红军情深意长，每当红军上前线，老百姓便会涌到村头、河边、路旁，依依不舍送别子弟兵。五斗江是五斗江乡境内的一条河流，歌曲《十送红军》中“七送里格红军，介支个五斗江。江上里格船儿，介支个穿枝竹”，咏唱的就是这条美丽的小河。如今，五斗江畔成为国家湿地公园，建设了长征国家文化公园，保存着五斗江战斗遗址和当年红军书写的标语。“千军万马介支个江边站，十万百姓泪汪汪。恩情似海不能忘，红军啊，革命成功介支个早回乡。”站在五斗江红军渡口，我轻声哼唱起这首词曲动人的江西民歌，一时间情难自已泪流满面。

山川秀丽、物产丰饶的遂川，享有“中国金桔之乡”“中国茶叶之乡”等美誉，其实它也是江西的民歌之乡。遂川民谣《欢唱红军胜利来》传唱至今：“哎呀来！嘿（我们）来唱歌欢迎红军哥，消灭白狗子介样（这样）多。背枪炮，挑子弹，嘿（我们）笑呵呵，笑呵呵！哎呀来！亲爱的红军哥！要不是红军哥胆子大，哪能消灭白狗子介样（这样）多。”

我们从五斗江乡启程，前往五斗江流经的新江乡横石村，一路山峦叠翠。深厚的红色文化，优美的生态环境，让古老的龙泉大地呈现一派生机勃勃、欣欣向荣的美好景象。

四面环山，风景优美的横石村，是遂川红色旅游景区，有红六军团长征先遣纪念碑、红六军团西征出发地遗址等红色历史遗迹。遥想当年，萧克率领的红六军团转移到遂川横石一带集结，奉命突围西征。红军西征前夕，遂川青年踊跃参军，百姓前来送粮、送鞋。爱唱山歌的土地上的战斗生活和英勇奋战的历史。红色沃土孕育红色基因。回望遂川，引导和激励着我们赓续先辈血脉，继续努力前行。

（作者系《人民文学》编审）

阅图

冲锋

■摄影 孙卓凡

这幅作品拍摄的是陆军某部官兵战术训练时的场景。作者采用慢门拍摄、动静结合的方式，定格了官兵出击的瞬间。画面中的动与静，烘托出紧张的训练氛围。4名队员分工协作、密切配合，展现出过硬的军事素质和顽强的战斗作风。

（点评：黄辛舟）

篆刻新说

■杨文军

文化博览

篆刻是一门古老的艺术，源远流长；同时也是一门历千秋而常新的艺术，至今仍深受人们喜爱。前辈大师林立，代有人才，各领风骚，而今新秀层出，为这门艺术持续注入青春力量，绽放出新的绚丽之花。

如果说诗歌是语言的精华，篆刻则更为精炼，大多惜字如金、言简意赅。它集书法、绘画、雕刻于一体。“一印虽微，可与寻丈摩崖、千钧重物同其精妙”，方寸乾坤，万千气象，既致广大，又尽精微。

学习篆刻利于培养辩证思维。从创作过程看，写稿时是正的，上石是反的，钤盖后又是正的，恰是“正和反”。从文字上看，印分朱白，文有阴阳。从用途上看，名章不图名，闲章并不闲。从功夫上看，既在印内，也在印外。初学治印，应于印中求印，先要细心品味印中精髓，继而辅以临摹，以达心手相应，从而掌握规律，直到形神兼备。基础打好之后，若想别开生面，就要印外求印。“不谋全局者，不足谋一域”，小印章要有大格局、大谋略。设计印稿时，要坚持系统观念、整体思维。从章法布局上看，有聚有散，有离有合，有疏有密，正所谓“密不透风，疏可走马”“纵如纵鹰，收如勒马”。笔画上，有简有繁；字法上，有增有减，有伸有缩，有断有连，又有移、让、屈、叠、借、插等变化。风格上，有巧有拙，有工稳，有写意，还有方圆、虚实、轻重、险夷等，可谓处处充满对立统一、奇正相生、相反相成。

篆刻虽是“雕虫小技”，但也能反映出印人的学识、修养、阅历、感悟。学习篆刻，要以学养印、以识养印、以德养印。篆刻作品是印人经历岁月的印迹留痕，捧读印谱时常会让人有穿越时空之感。艺途两侧景色，既有磅礴，又有旖旎，姹紫嫣红，争奇竞秀；既要多看阳春白雪，也要关注下里巴人，须知印出吉

金、道在瓦甓。读的印谱越多，越感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博大精深。日积月累，对先贤、经典愈熟悉愈敬之。

印人常讲，“石不能言最可人”；又道：“精美的石头会说话”。从一枚好的篆刻作品中，不仅能感受到美，更能读出印人的志趣、追求、情操和境界。一方面，篆刻者赋予石头新的生命，有时更能化腐朽为神奇；另一方面，石头也能化身老师，教给我们很多东西。

写毛笔字的朋友常说：“非人磨墨墨磨人”。刻印的人也有同样体会，篆刻是磨出来的功夫，刻出来的本事，非人磨石磨人，非人刻石刻人。“玉不琢，不成器；人不学，不知道”，只有经历了“磨了刻、刻了磨”、否定之否定、量变到质变的过程，才会增强自信，熟能生巧，学有所成。“能受天磨真铁汉”，磨石头磨掉的是心浮气躁、抗住顽劣，磨石头和起稿上石时要心平气和、凝神静虑，篆刻刻制时要自息果断、大刀阔斧。这多少有点儿时射击时“有意瞄准、无意击发”的意思，要全神贯注，制心一处，身心合一，一气呵成。刻石头刻懂了“精诚所至，金石为开”，刻明白了“锲而不舍，朽木不折；锲而不舍，金石可镂”，也刻出了“踏石留印、抓铁有痕”的硬作风。学习篆刻使人深刻，既能培养专注力，又能磨炼毅力；既能涵养静气，又能增强人的志气、骨气和硬气。

篆刻是一门迷人的艺术，千变万化，让人乐在其中。苟日新，日日新，又日新，学不可以已。学习过程中，每天都在清零，吾将上下而求索”，艺术之路并不平坦，要一步一个脚印、坚持不懈走下去，相信前方路上定有一个接棒的人在等着，他的名字叫——传承。



艺术之花久久绽放

——从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中感悟艺术创新

■吕丁一

艺术舞台

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从1964年首演至今，历久弥新，广受观众的欢迎和喜爱，成为中国芭蕾舞史上的传奇。

该剧以中国革命史为背景，讲述了从恶霸南霸天府中逃出来的丫鬟琼花，在红军党代表洪常青及战友们的帮助下，从一名苦难的农村姑娘，成长为有着坚定共产主义信仰的革命战士的故事。

重温这部经典舞剧，令人不得不叹服其思想性与艺术性的有机融合和高度统一。我想，这朵芭蕾舞艺术之花之所以能长久绽放舞台，与它在艺术上不懈地追求与创新是分不开的。

舞蹈形式创新。从演出整体布局来看，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跳出了西方芭蕾舞剧的传统结构框架，采取一气呵成的表演形式，剧情紧凑，环环相扣，突出了人物和情节的自然流动与融合。从舞蹈上看，该剧将芭蕾舞的艺术形式与中国古典舞、民族舞等艺术手段相融合。对于突出足尖和腿部技巧的古典

芭蕾而言，演员上半身的表现力相对薄弱，这一点在《红色娘子军》中得到很大改观。在第一场“琼花逃走”的片段中，琼花足尖弓箭步亮相的巧妙编排就是借鉴了京剧艺术中的出场亮相。这一创新编排把人物的精气神展现得淋漓尽致。

浓厚的生活气息是艺术创作的基本要素。这就要求创作者要把现实生活的典型化元素，有机地融入作品中。剧中“娘子军练兵”和“军民同乐”两个场景，女兵练枪群舞、男子短刀群舞、斗笠舞等都运用了符合剧情的道具，丰富了古典芭蕾的语言。特别是女兵端枪瞄准前行的动作和造型，是对古典芭蕾足尖技巧的挑战，要求演员具备脚尖过硬技术，同时还必须有端枪的手臂力量和平衡能力，否则就无法有力地呈现女兵英勇武刚健的形象。这些编排设计都源于现实的部队生活，在以往的中外芭蕾舞剧中是独一无二的。

音乐元素创新。创作者运用了民族音乐素材和交响化的表现手法塑造人物形象，展现舞剧主题。“万泉河水清又清，我编斗笠送红军。军爱民来民拥

军，军民团结一家亲。”这首《万泉河水清又清》，历经几代人的传唱，早已家喻户晓。剧中序曲源自电影插曲《娘子军连歌》，多次运用在娘子军连队集体形象出现的场面中，有时是乐队演奏，有时是通过合唱表现出来。剧中选取的这些经典插曲，都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准与鲜明的海南民族特色。

为了突出刚劲丰满的音响效果，该剧在运用管弦乐队的基础上，大量采用独具中国特色的打击乐器和弹拨乐器。如红军党代表洪常青的出场亮相等场面，民族打击乐器的创新运用，对烘托气氛和人物造型发挥了积极作用。尤其是配乐中加入的竹笛、芦笙等具有海南音调特色的乐器，使得表演不仅体现了传统芭蕾舞剧动感的节奏特点，更具有浓厚的海岛风情。正如中央芭蕾舞团团团长、第三代“琼花”的扮演者冯英所说：“《红色娘子军》无论是在音乐上还是在‘美感’上，打破了古典芭蕾程式化的东西。”

人物刻画手段创新。西方芭蕾舞剧



扫二维码观看芭蕾舞剧《红色娘子军》精彩片花